

我每天都要吃一只煮蛋。我吃的是煮鸭蛋,不是煮鸡蛋。吃煮鸡蛋的人多,所以卖鸡蛋的也多,卖鸭蛋的则少。以前,我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鸭蛋,常常没货,即使买到,也多半是坏的,煮好的鸭蛋黑斑点点。营业员跟我说,他们也没办法,鸭蛋不比鸡蛋,买的人少,所以时间放久了就容易坏。我只好决定去远一些的菜市场看看。

那个菜市场里有八个卖蛋的摊位,由于统一价格、统一货物,没有比价比货这一说,那我该选哪一家呢?这时,其中的一位女摊主叫住了我。我说,我要买鸭蛋,但你要保证卖给我的没有坏的蛋。她笑了,说帮我一个地挑。说话间,她拿出一只手电筒,对着鸭蛋一个一个地照,她说好的蛋在灯光照射下可以看见里面清清爽爽,没有杂质。她让我一起看,但我却看不出什么来。事实证明,她用手电筒查验的鸭蛋的确个个都是好蛋。我无法不信任,于是,我就此固定在这个摊位买鸭蛋了。时间一长,我们也熟悉了起来。这位蛋嫂来自安徽六安,已在这里租摊卖蛋四年了。平时她一个人看摊,早上五点出摊,晚上八点收摊,也是很辛苦的。去年夏天,我看到一

个男孩在帮着她看摊,可过了几天就不见了。男孩是蛋嫂的儿子,刚念初一,暑假里从老家来上海帮妈妈看摊,可男孩子哪里坐得住十几个小时,开始时还看手机来打发时间,后来实在坐不住了,便生出理由来逃之夭夭。蛋嫂还有一个女儿,她倒是说坐得住,可蛋嫂却不让她来,让她好好地看书做作业,因为她就要考大学了。蛋嫂的丈夫偶尔也会来看摊,但他有自己的工作,那也是一份“蛋业”,他在禽蛋公司做送货员。后来,我才知道,蛋嫂这里不像便利店,她可是专业卖蛋的,所以,她摊子里的蛋一般都只有三天的存量,不断地卖不断地添,这样也就能保证质量了。鸭蛋自然进货少些,但因为有我这样的老顾客,也能做到心中有数。往年,蛋嫂都会像其他摊主一样,春节时收了摊回老家过年,不再做生意。可今年她没有回去,结果偏偏遇到了疫情,大年初一,她照样五点钟出摊,一看,旁边的摊位有五家都关门大吉了,这样,来她这里买蛋的人倒是多了起来。她跟我说,虽然没有回家过年,但能在疫情期间照常为顾客服务,不让顾客有后顾之忧,她心里还是高兴的。一晃已经入夏。前几天我去买蛋时,蛋嫂看上



海边的小姑娘

(彩色铅笔) 肖复兴

去有点疲惫,还不断地把手挥来挥去。我问她是不是太热了,是不是有蚊子在咬她。她回答我说,这个菜市场里没有空调,太阳直射在棚子顶上,她摊位里都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,那些蛋摸上去都热呼呼的,这可容易坏呢,而且,这里也真有蚊子,她自己倒是怕被咬,最怕蚊子叮在蛋上。我不解道,那就让它叮好了,它又钻不进蛋里。蛋嫂说,这可不行,蚊子一叮,蛋立马就会变质,至少蛋里的蛋黄就会散黄。蛋嫂说不能把蛋遮盖起来,这样顾客会看不见;也不能用拍子去拍蚊子,万一拍到蛋上,蛋就会碎了,所以只好用手不

断地挥来挥去。我心想,蛋嫂他们还真的不容易。蛋嫂告诉我说,她还牵记着女儿,因为这几天正要高考,她为了看摊,不能离开上海去陪伴女儿,给她做些好吃的,给她打打气。我宽慰她说,你女儿总要一个人走进考场的,你就放手让她自己去飞吧。蛋嫂忽然想起什么来,笑着对我说,我儿子明天就要来了,他又放暑假了,他在电话里说,这回他会坐得住的,他要替我多看一会儿摊。蛋嫂一边说,一边用手手电筒帮我一个一个地查验鸭蛋,这次我看清了,灯光下,那些鸭蛋个个内里晶莹透亮,我觉得如同蛋嫂的心灵一样。

赢艺术,归国后建造了极具日本风格的莫奈庄园。马勒别墅的欧式风格中,也将中国的黄绿色琉璃瓦作为装饰主体,中西交融,风格独特。不仅外观,走进别墅,从细部看,走廊、厅堂、房间也随处可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特色民居风情。别墅大门前,更有石狮子蹲守,宛若《红楼梦》里荣、宁两府风情,主人的中国情结可见一斑。花园位于别墅南端,小桥流水,山石叠伏,龙柏雪松,青青翠色,交相辉映,一派中国江南城市桃源景象,桥边见水源,满目芳草萋萋,一片绿茵。别墅外墙墙砖由彩色耐火材料铸成,与墙内建筑砖气相连,熔成一炉,实用而美观大气。我从孩童时代开始,往返路经于墙下,至今感觉如昨,可见工程材质之严谨可信。



马勒别墅的故事

张光武

楼有挪威式尖塔和哥特式尖顶,北欧严寒多雪,尖顶住宅不驻雪,这是人类智慧所致,我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省也见过此类风格建筑。由实用进入美学境界,这是人类智慧的进化,又是人类出自内心的标志。诗人芦芒当年对年轻画家黄阿忠说,绘画最后要进入“心的创造”,建筑也是如此。莫奈曾醉心东

的枇杷都没有人来任意采摘糟蹋。对此,我由衷地感到欣慰;对这里的居民,也由衷地表示敬意。三十多年前,出差无锡带回一筐枇杷,甜中带鲜,肉厚汁多,食后随意放几颗种子在花盆里,第一年果然长苗了。那时家住五楼,把盆放在顶层水箱旁,以便让它吸收些阳光雨露。夏天太热,冬天太冷,又少照料,虽顽强地活下来了就是不长个。两年后,迁居新区二楼,不忍丢弃这随我艰辛的小树苗,把它移栽到新居阳台下墙外的小空地上。它终于回归大地了,大地母亲给了它宽松舒适的环境、足够的营养,充分发挥了它生长的潜能。两年,就长到一人高了,再四五年后,青春的枇杷树枝繁叶茂,果实累累,成为小区的蔚然景观。它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乐趣,但也带来了不少烦恼,尤其是枇

看比吃要好

钟明德

枇杷成熟时引来了一些不速之客,有时正当我午休将入睡或正在案头执笔思考,突然“咔嚓”一声,或突然上呼下叫,一看,手指粗的树枝已躺在地下,上面还有许多青青的枇杷,篮子里装着不成熟的或半生的。我十分恼火,倒不是为了几颗枇杷,恼火的是这种行径。小孙女放学回家看到一地狼藉生气了:“送敬老院去。”待到星期天,约来四五位小朋友,我帮他们采下了所有的熟果,每人拿个小马甲袋高高兴兴地送去了。一天听得楼下有人在争议什么,原来又是位不速之客举着带钩的长竿,脚下放着蛇皮袋正在采摘。小区的环卫工看见了,上前劝阻他:“留着看比吃要好。”那位客人起先一愣,接着轻蔑地一笑:“你去看好了,我就是要吃!”环卫工人是位回乡知青,似乎还要说什么,我劝阻了他。

其实,还在写作长篇小说《红蓝黄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《黄花堆积》时,我的心思已经悄悄转移到对当前生活的思考、构思和准备动笔。结束黑龙江农场生活以后,我就在高校学习、工作,其中没有间断。也许是种巧合,也许是命运的安排,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,我介入了行政工作。这并非我的本意,因为我热衷的是教学和进行所谓的科研写作。但是,一次次的介入、一次次的拖延、一次次的“最后一次”,我参加行政工作时间竟然长达十余年!

其中的始终“不情愿”,在我写作长篇小说《红蓝黄》三部曲的过程中,渐渐有了变化。在高校的行政工作中,我似乎又看到了更多的事、更多的人,也有了更多的故事。在一些自己也没想到的是非、矛盾和冲突中,在后悔与嗟叹中,我突然觉得,也许,我的生活又打开了一扇窗。

本来,我觉得能在高校中谋得一席之地,给学生讲课,进行科研写作,大概是人生途中最幸福的事了,在安安静静的手书斋中,过着安安静静的生活。但是,行政工作完全不一样了,首先是工作内容相当琐碎,其次就是方方面面的协调、平衡工作很多。当终于明白虽然是自己不情愿地介入,那么,能不能就此也去有所反映、有所表现呢?

在一开始的准备中,我想选择三件事为中心,分别构成三部小长篇。但是,当我正式动笔后我就觉得,首先是与长篇小说三部曲无论在结构还是表现手法上,很可能会重复;其次,我较为丰富的高校行政工作中所获得的素材,很可能只是用了其中一小部分,大量的难以掺入。

正在这个时候,我读到了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多丽丝·莱辛的代表作《金色笔记》。我突然眼前一亮,用“笔记”的形式可以随意、从容,甚至可以收放自如、不拘一格,于是,有了《高校笔记》之名。

我反复推敲、构思和比较以后,决定用中篇小说(两三万字上下),集中一件事,或者集中一个人。很奇怪,我动笔写

有段时间了,到家附近的超市生鲜区或者菜市场,不仅会自言自语“买点啥”,而且,常常能碰到和自己同样感叹“买点啥”的顾客。因此不难看出如今买小菜已经成为不少“马大嫂”(即“买汰烧”)的一桩头痛事、麻烦事!

事实求是说,现在的副食品市场上,一年四季365天,哪一天不是鲜嫩欲滴水灵灵的蔬菜放满柜台货架、品种应有尽有?过去有“落市”和“时令”一说,现在则“反季节”蔬菜

吃好还是看好,一字之差,其中的道理你能说得清吗?凭你说说,他就能接受了吗?从此,这枇杷树再也不管了。几年之后,我也乔迁新居了。然而这知青近乎简陋的那句话让我时时想起。

一个从前的学生在搞城市绿化,偶尔遇到他,我说你们老是种香樟、梧桐,你有魄力搞个两公里的枇杷一条街?这是一句玩笑话,他笑笑摇摇头。他摇头,我是理解的,种树容易管树难呀!

不过,这么多年,环境之好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知识青年的那句话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,我和女儿家小区枇杷的遭遇正在说明这一点,不速之客也久违了。公园里的梅子,未见有人攀摘,再也看不到孩子手中的折枝残花了。枇杷一条街也指日可待了。

瓜果季 三月蚕桑,六月收瓜。

十日谈

瓜果季

责编:杨晓晖

下的“之一”,竟然是第一人称,也许,对原先三部曲全是第三人称——所谓“上帝的视角”已经有些厌倦,而渴望有一个新的开始、新的手法、新的表现。

我没想到,一个个中篇,应该也是一个个熟悉的故事、熟悉的人物、熟悉的环境,但真的动笔,速度要比原先的“三部曲”写作慢得多,欲速也不达。我揣摩,也许三部曲毕竟还是以我的生活内容为中心,基本还是当年生活的表现,因此比较顺畅。但是,触及今天生活,毕竟只是片段,要构成一个故事,尤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,那就要费些工夫“创作”。更重要的是,我好像不能满足仅仅传统的故事表达,我希望自己笔下的中篇能够在表达方式上各有面貌、各有个性,有“笔记”的体现。有了第一人

人称后,我就不想再用,于是另起炉灶;当然,有了这个“新”,到了下一篇也不想重复,于是再重新出发。终于,自己比较得意的是,九个中篇做到了在表现手法上篇篇不一样。

在高校,重点的工作当然是全日制本科教育,由此而有各级研究生。其实,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,全日制以外的成人教育(一开始称业余教育,现在又叫开放教育)也规模宏大地开展起来。因为我也曾经涉及其中,因此也试图有所反映、有所表现。后来,即使在研究生教学中,也波及所谓的“业余”——例如“研究生课程班”,其中人员也是应有尽有。这些,大概也能够表现今日高校的多姿多彩吧。

很小的时候读秦牧的艺术短论集《艺海拾贝》——没想到很多年以后,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,见到了一直崇拜的秦牧先生,瘦高个、精神矍铄,两眼炯炯有神,并且有所交谈——其中的一篇关于“九”的文章印象特别深。秦牧说,中国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喜欢数字“九”,其实是要展现留有余地、不能太满,也意味着还有无穷无尽……由此,我的一生中总是喜欢与“九”打交道。在这里,我的笔记凡九篇。

(中篇小说集《高校笔记》后记)

买点啥

马蒋荣

成常态。如果用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来形容当今市场上蔬菜的色彩,已经不够了,因为至少还要加上“粉”“白”“黑”三色!

至于荤菜,那花样经就更多了,如禽类、畜类、海鲜、海鲜、蛋品,以及各色卤菜和半成品菜……

那些营业员和卖菜老板对顾客笑脸相迎、有求必应,逢买必送葱!记得《水浒传》第三回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”中说到,鲁提辖为替受郑屠欺负的金老父女打抱不平,故意要求郑屠提供不

见半点肥在上面的精肉、不见半点精在上面的肥肉和不见些肉在上面的寸金软骨各10斤的臊子,导致郑屠大怒,抢了一把剔骨尖刀,跳将下来想杀鲁提辖,但却丢了小命。我思忖,如果鲁提辖再用这个办法来挑衅今天的卖肉摊主,估计不能如愿了,因为只要肯出钱那些摊主定会满面春风地给你一一办到!

那么面对如此又好又多的菜肴和恭敬谦让的营业员,为什么大家还要感叹“买点啥”呢?我以为,原因只有一个:过去是要啥没啥、有啥买啥;现在是要啥有啥、吃啥烦啥!



记得小时候,只是到春节前,家中才可凭票证到菜市场 and 南货店排队买到规定品种和大小的鸡鸭鱼肉冰蛋、黑木耳粉丝黄花菜、糯米赤豆年糕等食材。接着全家人要忙活几天才能完成烧煮,享受一年一次的“年三十夜吃、正月初一穿”的快乐!

而平时的菜场里如果要啥没啥,因此只能有啥买啥。那时我爸妈都在虹口区工作,平时不买菜,办了张“礼拜卡”,把一个星期的蔬菜一次买齐。那时又没有冰箱,因此“礼拜卡”只能买不太容易腐烂的大白菜和卷心菜!幸好我绍兴老家亲戚每年会送来几十斤梅干菜,老妈再腌几缸咸菜、苋菜梗,因此一年四季家里每天不是卷心菜面疙瘩,就是梅干菜和苋菜梗!

当然那时的人长得也够苗条的,我清楚记得自己已六年级小学毕业时体重仅28公斤,而我孙子今年比我当时还小一岁,但他的体重已是45公斤了!

要解决“马大嫂”口中“买点啥”的问题,笔者以为,还是要学习不断推陈出新的美食文化,学习健康饮食、菜肴搭配,那“买点啥”就不会成问题了!

